

白杨好听，枫杨好看

舒飞廉

都像胡须未剃的男人。又因为白杨树被种在道路河渠坟地等乡村“公共空间”，多，而且整齐，所以有一点军队的感觉，好像它们一转身，就可以成为兵马俑，由梦乡唤醒，冥冥中去跟着始皇帝出征似的。西南风，东北风，吹入小潞河平原，首先就是吹到它们身上，由它们译解成远游征伐的大风歌。白杨多悲风，对的，秋冬的晚上，在黑暗的枕头上听着西风吹白杨，好像每一棵白杨树都变成了管风琴，由它在管风琴的龙门阵里演绎它的悲伤。它们将田野变成海洋，在海洋上掀起波涛，一浪一浪地，起伏回环，用悲凉而虚无的调子淘洗着集义在这一小块邮票一样狭小的平原上的生灵。有时候，我觉得天上的寒星也会跟它们一起唱，蔡家河坟地里的亡灵也会随着它们的调子唱，催促孩子出生，女人出嫁，老人长出白头发。“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我觉得金庸写《白马啸西风》，白马带着李文秀一步步回到中原，身后会有一片白杨林。茅盾写《白杨礼赞》，说它像家乡的哨兵，像民族解放中的农民，他也会听到白杨由寒冷、离别、死亡里发出的不屈服的颂歌。

但作为声学大师，白杨也不是一味的悲凉。五六月的清晨，你沿着村路走走看！南风将羽翼丰满的树叶吹得哗哗作响，一小片一小片的哗哗声，由树干缀连起来，发出清爽喜悦的和声，好像每一棵树，都在交谈它们立足在朝晖、晨露、南风、田野中的欢喜，连绵十余里的白杨树清翠苦香，明媚风华。在深夜，凝神静气地演奏着这一支主歌外，附近村庄里的公鸡喔喔打鸣，姑姑鸟在荒林里姑姑姑地叫，灰喜鹊呀呀地向林荫道俯冲下来，布谷鸟急促地叫着“光棍好苦”“快快做活”，果然将村庄里的男女催促起来，在早饭之前，赶牛下田，分秧布谷。这些副歌与白杨的主歌交会在一起，好像也不大爱理睬巴赫的“对位法”，自自然然，枝枝蔓蔓，万物演奏着万物，我一个返乡客，只觉得身心清爽，头脑空明。

枫杨却是好看。与苍茫丰茂、面目如一的白杨不同，每一棵在村落里长起来的枫杨，最后都会得到自己的模样。三四十年之后，它在合抱粗的主干上刻写了风霜雨雪的皱纹，向上分出来的主枝与侧枝，或多或少，也发育出不同的线条，鸟窝与昆虫的巢穴被它涵养着，藏在枝枝叶叶中。所以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走过，会发现姿态不同的枫杨，就好像看到不同的人。五月的枫杨，新叶翡翠，枝干虬曲，风姿苍翠，就像颜体字、韩愈文，老而媚，一串串硕果垂下来，好像村里老年人引着孙辈，顾盼有情。我还觉得，那些女性主义作家会喜欢枫杨，它一方面风姿挺秀，含羞妩媚，另外一方面，又雄浑坚毅，好像是将松树的阳刚与柳树的温存结合在一起，就是她们讲求的“雌雄同体”的样子。枫杨生长的地方，不避茅厕、泥塘、猪圈，也能覆盖瓦屋、祠堂、庙宇。我所供职的大学里，也有不少老枫树，挂着一串串珍珠玉一般的冠冕，像以前帝王的头饰，也像毕业生们毕业拍照时礼服帽上的璎珞，郁郁乎文哉，所以枫杨是能将文盲与文人，上层与下层沟通起来的。这样能将上下、男女、老少、城乡交会在一起的树，是很罕见的，在这一组组的对立里，产生出来的微妙变化，让它像孟子说的“美大圣神”，充实，光辉，有一点大而化之、神乎其神的感觉。当然，这也只是我的胡思乱想，那些村庄里的老头子，很快就会扯着牛绳走过来，将一头黄牛拴在枫杨树下，黄牛目倦神疲，在环绕的飞蝇与牛虻阵里，也是蛮苦闷的。

这就是我在乡村里的何所见，何所闻。公共的声音白杨引领着万籁，个体的美学枫杨掩映着万物。有一次，我脑海里灵光一闪：如果我是一只喜鹊的话，我是要窝搭在一棵枫杨上，还是一棵白杨上？我由农二村，走到匡埠村，一边看，一边听，踟蹰这乡间的声色宴，心里想，也许得听另外一只母喜鹊的？

2017年6月13日 武汉

母亲的抗大生活

程纪元

我的母亲黄实（1917—2005），河南省安阳县郭村乡人，曾用名黄素贞。母亲一岁时，姥爷就被人杀害，目不识丁的姥姥一人含辛茹苦把母亲养大。

母亲在1934年夏天，考进开封女子师范学校。1935年北平“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爆发，母亲和同学们积极响应，一起上街游行，高呼抗日口号，张贴抗日标语。母亲逐步认识到：面对日寇的侵略，只有坚决抗战，才能不当亡国奴。从此，只要是有关抗战的活动，母亲都踊跃参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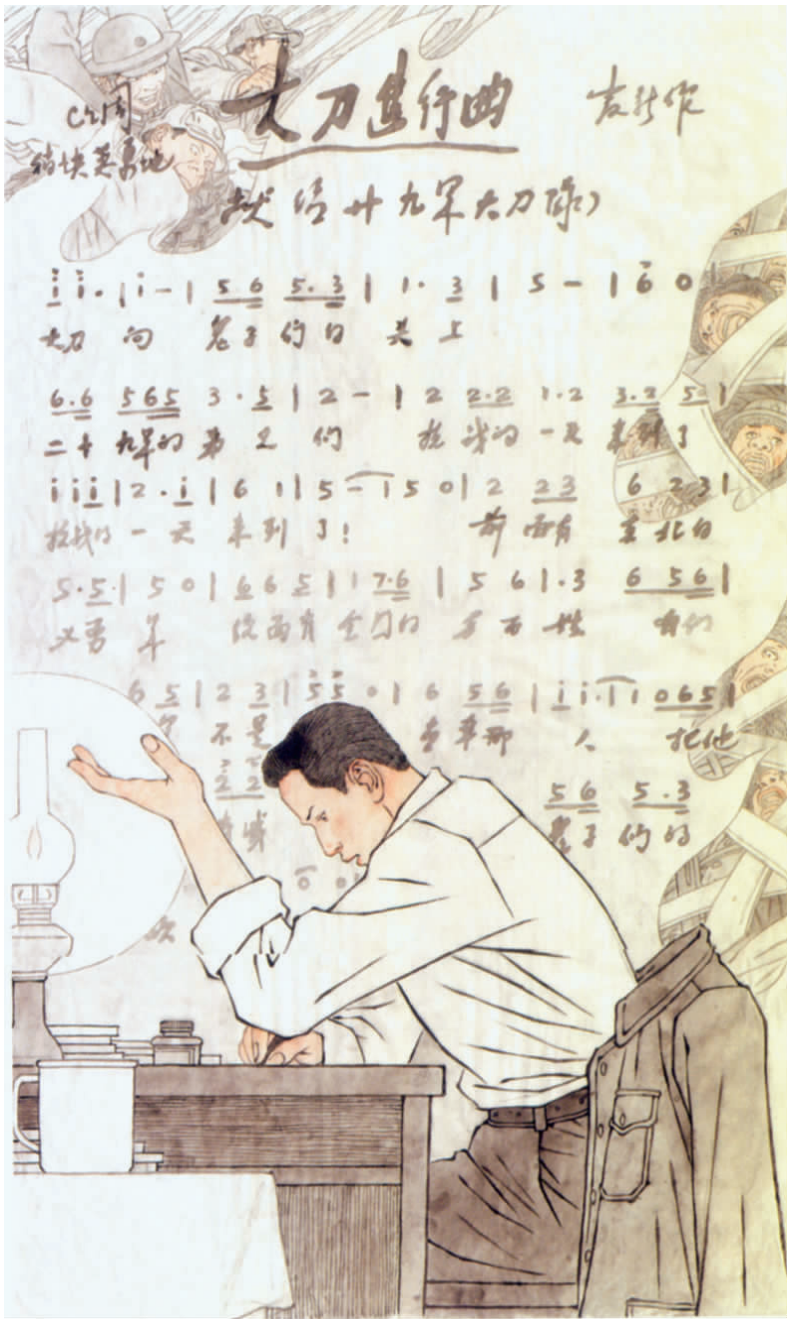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共河南省委通过河南大学范文澜教授，举办了“河南大学抗敌训练班”，母亲闻讯积极参加。1938年1月，“抗敌训练班”的骨干组成“河南大学抗敌训练班农村工作服务团”，到豫南广大农村宣传、动员抗日。那时姥姥看到兵荒马乱，硝烟四起，害怕唯一的女儿与自己因战火而天各一方，就不顾一切，从老家安阳赶到信阳，叫我母亲和她一起回家。母亲耐心地讲了自己不能回家的道理，还劝姥姥早些回家，在外实在不方便。姥姥说：“俺只有你一个闺女，咱娘俩死也要死在一起！”母亲无奈，只得把姥姥安排在一个同学家里住下，自己跟随“农村工作服务团”，在信阳等地大力宣传抗战。他们高唱《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等救亡歌

曲，还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话剧，发表抗日救亡演讲，慷慨激昂，群情振奋。后来，信阳等地的许多老百姓跟随“农村工作服务团”，参加了新四军。

1938年秋，姥姥想回家了，母亲只能请假，离开“农村工作服务团”，跟随着难民，费尽周折把姥姥送回安阳老家。结果一回到老家，姥姥就把我母亲关到房间里，把门锁住，不让她外出，怕她在兵荒马乱中受到伤害。我母亲就在房内不停地高唱抗日救亡歌曲，并且绝食，要求出去抗日。姥姥没有办法了，只得放她出来。母亲听说自己的堂姐黄维在河南辉县县委工作，就赶到那里。经辉县县委介绍，母亲奔赴晋东南，去抗大学习。

1938年12月，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在晋东南成立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任命何长工为校长，周纯全为副校长，黄欧东为政治主任。抗大第一分校是八路军前方总部的随营学校。1939年2月23日，抗大第一分校在故县镇举行开学典礼大会，朱德总司令、左权副总参谋长莅临大会。抗大第一分校第一期学员共有三千二百多人，其中女同学一百五十余人，编成一个女中队。

屯留县岗上村是抗大第一分校女生队的驻地，母亲所在班的班长叫赵利，当年只有16岁，是全班12个女同学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连环画）刘为民

七彩云南的旅游景观闻名遐迩。而腾冲，这个位于祖国西南边陲的城市，作为云南省级历史文化名城，不仅具有独特的旅游风光，更富有令人神往的文化积淀和力量。前不久，利用假期机会奔向腾冲，我们近距离领略了这座小城“包容天下、彰显个性”的腾越文化。

腾冲是古代“西南丝绸之路”上的咽喉重地，是滇西交通要道。边陲古道的马铃声，悠然传响于漫漫路途。孙中山曾说，“道路者，文明之母，财富之脉也”。当年大马帮之久远与辉煌、艰难与壮阔，极具史诗般性质，正是马帮驮来的金腾冲，促进了西南文明与中原文明、世界文明的交流。“蜀身毒道”、清脆驿铃、跋山涉水、远走夷方，用马背和汗水创造了独特的异彩流光。“冬时欲归来，高黎共上雪。夏秋欲归来，无那穹嶂热。春时欲归来，囊中络赂绝。”

腾冲的玉石文化得天独厚，丰富的温泉资源也值得称道，但是让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是腾冲历史上涌现的众多文化名人，其中李根源老人显得尤为传奇。李根源（1879—1965），梁河九保人，别署高黎贡山人。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凭栏一片风云气，不做神州袖手人。李根源积极主张抗日，被

腾冲的力量

朱亮高 李作言

任命为云贵监察使，发表著名的《告滇西父老书》和长诗《滇西行》，组织发动滇西军民奋起抵抗日寇，并亲赴保山前线，誓与共共存亡。腾冲人民配合正规军，终于1944年9月将日寇逐出腾冲。这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先声。李根源不仅是著名的爱国政治家，而且还是著名的学者、诗人，编辑、刻印的大量书籍中，以《永昌府文征》为巨，共136卷、约五百余万字，具有颇高的学术价值。

腾冲名人中，李曰垓很具代表性。李曰垓早年毕业于京师大学堂，曾参与云南辛亥起义、护国起义，是著名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革命家。章太炎称他为“滇南一支笔”。李曰垓膝下两儿皆具名望：长子李生庄从事学生运动，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党，后来担任和顺图书馆第二任馆长；次子艾思奇，原名李生萱，少年

时期就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两次到日本留学，均因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而愤然弃学。艾思奇撰写的《大众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入门书”，1936年由上海的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到1948年12月，印行达32版之多，产生过较大影响。“新哲学”开始走进人民群众，深受广大青年喜爱，引导了几代进步青年走向革命。

我们还走访了腾冲的历史文化名镇和顺，早在2005年，和顺就摘取中国魅力名镇第一名。跨过双虹桥，中西合璧的和顺图书馆扑入眼帘。它建于1928年，前身是清末的成新社和1924年成立的“阅报社”，1934年藏书量就达二万余册，俨然是20世纪30年代腾冲的信息中心；

“1934年，和顺归国华侨尹大典先生将自己装配的收音机捐赠给图书馆，并与当地一些热血青年每晚收听和记录国内外重大新闻，连夜刻印成‘和顺图书馆电讯三日刊’——1945年日本人投降的消息，滇西民众就是通过这份‘三日刊’在第一时间知道的。”清末，是西学东渐、新旧碰撞、新思潮奔涌的时代，与腾冲相邻的印度、缅甸等国正处于英国殖民统治时期，此地因此得风气之先。听导游介绍，这个图书馆从萌芽、诞生直至1979年被纳入正式编制，它的修建资金、馆藏书籍、运作管理，都依靠乡人、华侨的力量。目前，该馆藏书仅七万多册，但其中一万多册为廿四史、武英殿聚珍丛刊等古籍，堪称“乡村第一图书馆”。

腾冲历经沧桑，聚积着丰沛深厚的历史文化。春秋战国时期的铜案、铜鼓凝聚着两千多年悠久灿烂的文明；三征麓川、甘牌地之战、马嘉理事件、腾越首义、焦土抗战，腾冲人民以英勇顽强谱写了一段段荡气回肠、感人肺腑的壮丽史诗。尤其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腾冲是中国远征军出发和击退日军的重镇，当地至今传颂着飞虎队、驼峰航线以及史迪威公路等可歌可泣的故事，也矗立着腾冲人民修建的国殇墓园，昭示着人民不忘历史、开辟未来……

导简单点评一下，哪个班最快，并说明敌情，就带队出发转移。直到天亮前又回到原驻地时，大家才知道是演习。女生队吃饭时间限制在十分钟之内，到时间，值日区队长一吹哨，立即整队集合。这一切都是为适应战争环境，以防敌人的突然袭击。

1939年7月，日寇对太行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大扫荡”。抗大一分校的师生根据八路军总部的命令，展开了反“扫荡”，经过几天急行军，每天走八十里到九十里山路，到达平顺县驻地。秋天又转移到壶关县山区，女生队驻在神郊村真泽宫大庙。女学员易辉（建国后任中国兵器情报所政治部副主任）是队上的民运干事，在派出做民运工作时，突然遭遇日军追击，她誓死不当俘虏，毅然跳崖而摔断腿，在深沟里昏迷了两天两夜。队上给她写了慰问信。校长何长工挥笔题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八个大字表彰她。

抗大的生活很艰苦，学员们思想上很充实；抗大的学习很紧张，学员们精神上很愉快；抗大的学员来自五湖四海，全国每个省都有，文化程度从大学到小学，同学们像兄弟姐妹一样，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亲如家人。因为大家心里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那就是：把日寇赶出中国，建立新中国。

每周，班里都有一个生活会，大家交流思想和感受，新来的同学则要全面介绍个人和家庭的情况，以增进彼此的了解和相互间的团结友爱。班里有个新学员，是从天津来的一位教师，已经三十多岁了，人长得比较胖，走不惯山路，第一次行军，就掉队了。班长赵利赶紧跑到后面，找根树杈给她当拐棍，鼓励她跟上队伍。其他同学见状，也赶紧抢过那位女同学的行李，替她背枪。以后行军时，班长干脆让那位同学轻装上阵，她的行李都被同学们分担了。平日里，那位天津来的同学则发挥自己文化程度较高的优势，把自己每次听课记的笔记，借给文化较低的同学抄写，同学有不懂的地方，她就耐心地讲解，还把从敌占区带来的纸张送给同学使用。有位同学刚到抗大时，吃不下那种无油无菜无盐的伙食，班长就把分给自己的锅巴，让给那个同学吃。母亲看着班长那张消瘦的小脸，心里一阵刺痛，便将自己的锅巴悄悄放到班长的杯子里。女生队驻在地处深山

的真泽宫大庙里，周围没有人家，夜里经常听到狼嚎。有个同学胆子小，晚上站岗害怕，班长就放弃休息，陪她一起站岗，放夜哨。由于班长以身作则，起模范带头作用，关心爱护每一位战士，所以全班同学都喜欢、佩服这个年纪最小、年龄最老的班长，听从她的指挥。

每天晚饭后自由活动时间，有的同学去水边洗衣服，有的三三两两散步谈心，还有去空地上打篮球的。朱德总司令来学校讲课，有时也会在课余和同学们一起打篮球。每次开会前，大家都要互相拉歌，每次全队集合，都会唱《大刀进行曲》。大家最喜欢唱的一首歌，就是《抗日军政大学校歌》：“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同学们，努力学习！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我们的作风；同学们，积极工作，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我们的传统；像黄河之水汹涌澎湃，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向着新社会，前进！前进！我们是劳动者的先锋！”

1939年秋天，抗大第一分校第一期（抗大第五期）学员毕业，在抗大这座大熔炉里三千二百多名学员从普通老百姓变成有坚定革命信仰，有军事素质的八路军干部。学员们被分配到不同的部队，不同的地区工作，大家都是坚决服从组织分配，冤叫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没有人说不同意的。母亲被分到华北抗日民军工作，奔赴冀鲁豫军区第五分区（沙区），在政治部任文化干事，开始了与日寇长达六年的血与火的斗争。

我在中学读书时，母亲就给我们讲过她在抗大的战斗生活。母亲离休以后，只要有抗大校友举办的活动，她都积极参加。1990年秋天，母亲在一位老战友的帮助下，来到了老班长赵利在北京的家中，两位老同学满怀深情地谈起了在抗大的往事，谈起了毕业分手后各自的经历，谈起了抗大精神如何继承发扬……她俩从下午一直谈到晚上十一时，赵利阿姨怕我母亲在回家的路上有困难，还执意把我母亲送回家。

母亲在日记里写着：只要听说是抗大的同学，不管认识还是不认识，心里都感到特别亲切，因为在抗大的那段经历，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经历，我为能在抗大学习而感到幸福，我为能在抗大毕业而自豪！因为抗大是世界上最大的学校，是为中国革命培养干部最多的学校。

我在中学读书时，母亲就给我们讲过她在抗大的战斗生活。母亲离休以后，只要有抗大校友举办的活动，她都积极参加。1990年秋天，母亲在一位老战友的帮助下，来到了老班长赵利在北京的家中，两位老同学满怀深情地谈起了在抗大的往事，谈起了毕业分手后各自的经历，谈起了抗大精神如何继承发扬……她俩从下午一直谈到晚上十一时，赵利阿姨怕我母亲在回家的路上有困难，还执意把我母亲送回家。

母亲在日记里写着：只要听说是抗大的同学，不管认识还是不认识，心里都感到特别亲切，因为在抗大的那段经历，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经历，我为能在抗大学习而感到幸福，我为能在抗大毕业而自豪！因为抗大是世界上最大的学校，是为中国革命培养干部最多的学校。

母亲在日记里写着：只要听说是抗大的同学，不管认识还是不认识，心里都感到特别亲切，因为在抗大的那段经历，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经历，我为能在抗大学习而感到幸福，我为能在抗大毕业而自豪！因为抗大是世界上最大的学校，是为中国革命培养干部最多的学校。

母亲在日记里写着：只要听说是抗大的同学，不管认识还是不认识，心里都感到特别亲切，因为在抗大的那段经历，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经历，我为能在抗大学习而感到幸福，我为能在抗大毕业而自豪！因为抗大是世界上最大的学校，是为中国革命培养干部最多的学校。

「文汇报」
微信二维码